綸扉奏草

請補閣臣第七十一揭

該臣奏

命入閣再三哀請推補閣臣而經今旬日未奉

俞旨

皇上豈以臣既出便可了事耶不知閣臣不補臣

一刻不能自安人之罪臣亦一刻未肯放下

臣頂戴

天恩強顏忍死在此供事

皇上如慨然允補則臣可以少安旦夕未死尚不

敢言去以負

皇上如推延不補則臣實無顏面出入仍當乞歸

以待

皇上之誅戮而已臣亦知

皇上神聖聰明

留神天下人計此官必無不補之理但進一人歸

臣多受罪一日速一日則臣蚤沾

恩一日

皇上千言萬語褒臣恤臣不如此半行

綸音生臣活臣臣生死之關在於今日矣

皇上俯垂矜允即賜施行若慮臣下紛爭或致多

事則臣以爲允和合衆以廷推

皇上秉公而簡用舍有偏私之徒愛憎之口勿爲

所惑又何慮乎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二疏

奏爲閣臣不補公私俱困無計可施只得哀懇事臣奏

命而出僅十餘日科道交章南北叅上重者詬臣輕者責臣總由

朝政之不行故致人言之至此臣若多置一辯即多生一駁多著一辭即多添一罪萬語千言終無所用只有哀懇

皇上而已其哀懇

皇上亦不敢多及只求先補閣臣而已閣臣補則

議論自息門戶自消
開講之國婚禮等事皆有能任之者此外必欲
如何罪 臣臣 皆甘受無所辭矣夫
皇上斷閣臣之推補而數以
溫旨留 臣臣力能得
皇上之溫旨而不能得之于推補有一番
溫旨仰有一番疑議則是
溫旨者乃
皇上之特恩亦愚臣之罪案也故臣今未敢求夫
以煩

皇上之
溫旨但恐辱陳情以求
皇上之推補
皇上大聖至仁豈恐見臣之狼狽顛連已至此極
而不爲之一動念乎臣不勝哀鳴迫切祈懇
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乞休第四疏

奏爲微臣義無再留推補萬難再緩甘死陳情以明去就事臣受事未數月即知天下事非所能爲久懷去志適同官杜門無可推諉因循住苟以致今兹臣之罪也顧臣之明濫其出于

皇上之特知與否具在

聖心臣有何繆巧而能使

皇上之用臣備員以來雖以才術識短無所報稱然而國家之事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考

選科道推補大僚
東宮開講
福王之國
瑞王婚禮起廢臣鄒元標等釋繫臣滿朝薦等
率皆苦口嘔心頻煩疏請即瑣細如各衙門
署印各官請告之類有一不行臣皆不得不
請計其疏揭之存乎
御前者幾千百道絕無一言半語私爲一人私害
一人私請一事
皇上試諭發之公與大小臣工共閲者有一字不

可與大知與人言者即當誅臣只知天下無
是積誠未至感孚無能質臣之罪無可自解
臣自知之不待人言也天資限臣無此才力
安能勉強不得已思以一去自明
皇上再三苦留又不得已而思徑去臣自知其非
所宜言然再三度之共計不得不出于此請
問死而極言之夫人謂臣之不宜徑去者以
為閣中只臣一人也不知往時閣中有三四
人間有被言者尚可以杜門謝事遷延候
旨今只臣一人既杜門又管事既待罪又擬票以

積愆叢戾之身而平章軍國之重務自古以
來無此事理非但誤身必至誤
國此其勢之更當去也或者又謂臣須闕臣以
補然後可去此其說甚正不知臣之請補已
五年矣辭窮情極
聖上終不見允竊度
聖心必以臣在尚可支吾了事不必多人則是臣
留一日此官一日不補臣留一年此官一年
不補必須臣去闕空乃始別行用人臣竊恐
害臣去有益此又其勢之更當去者也夫豈

蟻尚有報恩之心犬馬尚有何戀
主之念臣獨何人而忍割絕徙以時勢至此不得
不然則
皇上發爲斷決使國體猶得少存而不至于大壞
其所全多矣頃許弘綱被言出城亦以候
命爲恭而
皇上昔留遂令弘綱不得已移至前途去已兩日
尚無
俞旨堂堂憲臺狼狽至此臣竊傷之豈可使臣復
爲弘綱之續哉在

皇上固謂溫綸可以留臣不補閣臣可以縻臣不
知留臣者乃所以累臣縻臣者乃及以驅臣
而促之去臣竊謂
聖明之計失矣臣此疏後不敢多言惟恐死自日
以待閣臣之補以盡臣子之義
皇上但急下推補之命便可了事萬勿再以
溫旨諭臣自褻
皇言自傷威柄其所損不細也臣聞之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非忠臣然私心慕之今去[illegible]
乞尚多一二言終是淺衷統望

聖慈留神省覽即刻施行豈不勝瀝血哀鳴籲

天控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按問部署行印俟請允許都御史求去揭

奏

發擬捕部司務王嘉兗請該部署印官及熱審本

具見

聖明留心刑獄加意民命之盛心臣謹即擬上惟

是許弘綱久已出城今復移至通灣候

旨必須明

允其去于事體方便弘綱久事

皇上奉公體國簡在

聖心茲行也出于萬不得已臣甚知之而甚憐之

故敢併為擬及非但以全大臣去就之節亦

以見

皇上優待弘綱之心也不然弘綱無可柰何必徑

前行而下

君恩臣義國體俱失之矣伏乞

聖裁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封還孫御史求去本揭

蒙

發擬御史孫瑋本

內傳出

温旨不准辭臣惟孫瑋杜門求去已經半年有一

番

慰留卽有一番論列在瑋已無可留之理不得不去况今已出城留之無益卽使瑋肯再入人

亦必不肯容

皇上不見許弘綱之事乎亦徒褻

朝廷之温綸耳臣旦暮且欲繼瑋而行豈敢復
以此苦瑋謹將原疏封進恭聽
聖裁其臣兩日前有疏哀懇併望
聖明矜臣
省覽即賜施行臣不勝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乞休第四十一疏

奏爲瀝臣病日且死期迫微衷仰祈

聖慈事臣頃已有疏備陳不得不去之情至哀至

切候

命數日未蒙

處分不應累有陳瀆但臣比數日血疾復作腸胃

枯焦胸膈飽脹飲食不進誠恐溘然死亡不

能啓齒長抱幽明之痛故及此一息尚存再

仰其喙臣事

皇上日久受

恩深重委無分毫可以補報然諸如招權納賄壞
法行私請託干求侵官越職一切欺
君誤國等事實未嘗為此皆可以對天地質鬼神
者至于國家多事
朝政不行臣浮沈其間無所轉移實是有罪夫
安敢辭然
皇上試為臣思之事無大小臣有一之不言乎言
有一之不盡乎言盡而
皇上不聽臣能強之聽乎
旨意雖出臣能強之必行乎

九閽沈沈臣能插翅以入披本章以出乎
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無聲臭總萬機之爭鳴
如水之漫無隄防任其用之自潰
典禮當行而不行章疏當答而不答人才當用
而不用政務當修而不修議論當斷而不斷
徒以孤臣一身當天怒人怨之衝處赴湯蹈
火之會而又不為之
徵召耆碩以總其綱廣用忠良以分其責急而求
去則下
溫綸以強留綫而陳誠又束高閣而不問使天下

之人但見
皇上任愚臣之專
眷愚臣之篤便以爲得
君如此何事之不可爲而不知
皇上之心原只欲覊維愚臣苟且了事初未嘗欲
行其言而用其計即中間匡維補救時或聽
從乃
國家三五大事終未舉行無以塞天下之望乎
愆萬罪總集臣身是負
皇上者固臣而誤臣者亦

皇上也誤臣何妨至于誤
宗社誤蒼生悔無及矣自來人臣不才只有譴有
誅其自處則只有去今
聖恩寬大既不誅譴舍去之外更有何策若求去
不得徑去不可進退去留無非大罪則千古
人臣未嘗犯此病症千古聖賢未嘗立此醫
方而臣適當其窮適罹其厄豈不哀哉豈不
痛哉語云獸死不擇音臣將死之人故其言
迫切如此伏望
皇上大發慈悲哀憐矜察速將閣臣推補救臣須

史之命或
勑下九卿科道悉心議擬令臣作何方畧作何施為可動
皇上使事體可以必行若只云積誠感動終是空言無救危急不然臣寧束身就死以明人臣不忠之罪欲然含笑無所恨矣臣不勝昌昧激切滂沚籲祈之至奉
旨卿輔政多年忠藎為國凡事畢力朂謗蒙譏豈不洞悉但煩言横肆遑𢤱波及且任事甫及半月致卿擬又社門意欲高蹈何得㦎蹶效尤

有失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愼毋介懷閣臣

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卽出

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知

道

萬厯四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乞休第四十二揭

臣以被論杜門將二十日已具三疏一揭請補閣臣請放臣片字字血誠言言痛切俱未蒙俞允不知曾經聖覽與否大小臣工催迫愈急臣實難以安生屢欲引罪徑行而猶遷延隱忍者良以聖恩深重臣義當全又見許弘綱孫瑋新去故未敢相繼而行如推補終不得請則臣無可柰何當於數日間遣家登舟臣暫時少留亦當

繼往負

君負國罪實難逃然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之苦情

具在前疏伏望

聖明再為臣一

留神省覽臣死亦無恨矣臣不勝哀懇煩瀆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催請各省巡撫摺

臣待罪求去不敢復問他事昨吏部尚書趙燁以書遺臣言各省巡撫缺官地方關係托臣催請但恤巡撫之缺至于六省皆極緊要地方目前皆有重大事務遲一日則誤一日而河道總督爲南北咽喉亦不可一日緩者俱已蒙

點用發擬不知何以復留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使地方事不至耽誤何幸如之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宴

宣諭疏陪朴去及請補闕臣

奏為恭謝

溫綸再陳萬不得已之情仰祈

聖慈俯賜鑒允事該臣具疏陳情伏蒙

聖旨卿輔政多年忠藎為國凡事畢力間謗蒙譏

朕豈不洞悉但煩言橫生道聽波及且任事甫

及半月致卿復又杜門意欲高蹈何得輕蹤效

尤有失君臣大義還以體國休休慎勿介懷閣

臣豈有不補便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即

出入閣佐理毋得再陳其餘諸事候旨行吏部
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首謝
恩因展誦
溫綸而泣泣而思曰嗟夫
皇上之諭臣多矣
皇言至于褎矣臣始以爲寵繼以爲驚至于今則
且感且疑不知
皇上果優臣耶抑爲此以困臣耶臣於推補一事
請已五年啻言婉言緩言急言無所不盡今
不得已而至欲徑去

皇上猶不見允則是如臣前疏所言臣在一日丞
補一日必臣去而後補也臣安得而不去哉
臣下煩言雖多然請補閣臣自是正理彼旣
無柰
皇上何自不得不歸罪于臣臣何敢介懷惟
皇上聽其歸罪堅不肯補則是
皇上假手于人以困臣也臣又安得而不去哉今
天下威福在
皇上事權在六曹議論在臺省獨有舉朝不能爲
之事舉世不能容之罪在于孤臣之一身乃

皇上復困臣若此使高天厚地之下有此窮苦無告之人股肱心膂之司日爲號咷哀訴之舉甚非

清朝盛事而於

皇上之聖德所損累亦不細矣臣憂鬱成病殘喘僅延萬萬不能復出如

皇上不聽臣言必欲强臣則臣請自伏斧鑕恭聽

天誅儻幸及寬政赦其輕蹤效尤之愆得掛冠出門如李廷機故事而後盡削臣官蔭予獨跟

皇上洪恩臣死且不朽其排補闕臣萬難再綴

皇上亦自云無不補之叩則是

聖心固甚明也然與其臣去而後補何如臣在而

補使臣得須史開顏生入故鄉死入黃泉兩

無所憾乎臣為此日夜于私寓焚香叩首仰

望

聖慈憫行俞允生臣活臣

恩德無量臣謹因陳

謝附奏不勝瀝血哀鳴祈禱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三揭

該 臣懇請推補閣臣日夜懸望時刻不寧

皇上深居九重或未知臣外間苦楚故遲遲其發

乎今

聖節在邇各處人

賀官皆至惟願

皇上即賜

允行以慰人情饑渴之望且使新臣得呼嵩祝

聖以光盛事以重班行其于

皇上齊天之福所助亦不少矣臣不勝冒昧煩瀆

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謝

宣諭疏 附請補例臣

奏爲欽承

溫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王體乾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輔臣朕見近來大小臣工紊亂朝政忿爭不已

遂使各官不安其位朕甚惡之故將瑣屑煩疏

留中未發卿輔政多年忠誠清正朕素鑒知其

開講等事卿已屢疏具陳懇請朕已知道了閣

臣鈇員朕即檢發推補且昨所札諭出自朕衷於卿何與今國家多事豈因逞聽浮言必欲高蹈恝然而去卿心安乎卿為股肱重臣當體君臣大義為重何可舉意輕躁輒就輕國徑去可乎否乎卿不必介懷宜仰體朕意亟出入閣贊襄弼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卿宜欽承之故諭

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以一身獨當國事七載于茲每值艱難困苦之秋前後左右更無一人可相籌畫徒憑寸心竭蹶從事頻

皇上之體靈未甚錯謬然臣之精血已盡至于今
日萬不能支矣故欲作無聊之計用死徑行
揆之本心實是不安兹伏承
聖諭知推補在即臣舉家聞之歡喜狂呼如死者
之再生赴湯蹈火者之再就清涼是臣事
皇上第一遭逢
皇上恤臣第一功德慶幸之私何可云喻惟有生
生世世感戴
聖恩而已因伏自思惟人臣事主業就功成進退
以禮如盛世之君臣共上也知展布之無能

引分亟以止足緍繳可避林壑可藏如歐陽修所謂以罪去以病去以人言去皆無不可者其次也狼狽乞身叩闕無計至于潰防決網拜表徑行如近日之諸臣則其萬不得已而最下者矣臣自揣庸愚必不能為其上亦不願為其下只望
皇上矜臣憫臣使臣得為其次臣幸大矣臣前以閫德愁悶成病每一念慨昏暈欲死頃聞推補之
命又驚喜欲死自念蒙

恩太過造物所忌非有人禍必有天刑
皇上即欲拭拭而用之臣何命何福可以祗承
聖諭惓惓臣又未敢瀆請未敢遽去惟強顏忍死
以觀新臣之入黃扉光贊
聖治而已
聖節在邇吏望
皇上即令吏部會推亟行點用使呼嵩祝
聖之日復聞金鑑之披陳四海八方之人共瞻碩
輔之手采將
朝端之氣色一新中外之人情咸慰其於增

萬壽而肇
皇圖豈日小補之哉臣謹因陳
謝附奏以
聞臣不勝感激懽欣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四揭

伏蒙

聖諭即

檢發推補閣臣非但臣歡喜不勝衆朝臣工無不

舉手加額頌戴

聖明乃經今七八日尚未

發下人情又復生疑臣竊度

聖意已定旦夕必當

發行不宜瀆請但蚤行一日則人心蚤安一日而

臣亦蚤沾一日之

天恩矣伏望

聖明慨

賜俯允臣不勝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請補閣臣第七十五疏

奏爲

聖節已届懇

恩速補閣臣事伏蒙

聖諭允臣催請閣臣今既匝月矣臣亦再揭催請

而尚未蒙

檢發題本何如昨見科臣張延登揭帖謂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

有立朝之節而未竟厥施夫以二十一人僅

有二人而又用之未竟則閣臣之難蓋可知

矣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至二十餘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矣固宜臣之罪萬倍于前人而臣之不可不去亦獨甚于前人也臣常念

祖宗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而其重亦止于票擬其委任權力與前代之宰相絕不相同夫以無權之官而欲強作有權之事則勢固必敗以有權之事而必責于無權之官則望更難酬此從來閣臣之所以無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敗名辱旦夕去

國無所補今尚望後來者有所幹旋匡濟以

為此官生氣充矣

皇上用其人必聽從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徒

如臣之庸拘則天下之幸也

聖節任道臣罪戾餘生萬萬不能出拜衍望新臣

入贊黃扉光此

慶典如再遲延不發則臣之望遂絕雖欲不掛冠

徑行不可得矣臣催請辭窮舌乾唇燥惟

皇上裁察施行臣不勝煩瀆惶悚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躁意况朕壽節伍邇
百官鱗集還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人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目前朕
自檢發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詔

宣諭疏　首輔張[illegible]

奏爲恭謝

天恩再賜慰悃事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輔臣朕自入夏以來因暑氣濕熱頭目弗清體生瘡疾服藥調攝尚未全愈推補閣臣昨已有允吉卿日檢發大僚等疏俟朕徐覽施行今朕壽節在邇卿當表率群臣豈得杜門不出國事何賴卿不必以小嫌介懷宜遵屢旨即出入閣佐理以副朕眷倚至意特諭欽此

臣恭設香案俯伏叩頭謝
恩外竊惟今日
宮府隔絶
聖躬以暑濕生毒臣不及知惶悚何如惟願
愼加調攝以蓀天和斯
宗社臣民之幸也至謂推補閤臣亦已有
允旨卽日檢發臣不勝慶幸不勝驚疑夫
皇上肯推補卽推補矣肯檢發卽檢發矣何所顧
慮何所疑難而徘徊之若是耶此至易至簡
之事而

諸上下行乃曰

諭旨以人閣佐理臣不知

皇上之所欲佐理者果何事乎

聖節在邇四海九州之人皆奔走稱賀臣被

寵獨深蒙

恩獨厚雖在病困豈無是心惟是人之所以責臣

既如彼而臣之不足以動

皇上又如此即欲赧顏強出歡呼舞蹈于

闕廷之下而凡此入賀臣工孰不指而竊笑之

曰是人也備員多年毫無濟于國事而靦然

居此地以據百僚之上也又孰不曰之人也是世所目爲小人之魁君子之蠹而尚久妨賢路以彰吾
君不知人之失也則是臣之強出非但無裨于
慶典而其爲
皇上之辱甚矣臣何敢焉臣聞之休官不謀于妻子今臣之不才困頓于世妻孥皆滂泣而勸臣歸即臣之親友亦移書責臣謂有何顏面留連不去臣亦人也寸心未死能不自愧臣若不太恍惚

君父勃勃撰
溫綸于上又煩言官侃侃撰彈章于下
溫綸總屬空言彈章都是實事臣何人斯上既累
君下又累友真世間之罪人也以
聖明之世濟濟英賢何取于罪臣而必苦留之以
供天下之彈射哉臣千愆萬愆只愆
皇上將推補閣臣疏立刻
檢發毋再遲延其內而九列大僚外而七省巡撫
皆必不可久虛之官併望盡行
檢發若累臣滿朝薦等拘繫日久天下之人無不

哀之亦併與釋放而後以次
沛發綸音舉行大典將
朝政一新歡聲動地
萬年無疆之祉畫萃
聖躬即聽臣之去亦何損于國家之分毫也臣不
勝冐罪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疏附請補闕臣

奏為再謝

溫綸事伏蒙

皇上批發臣疏仍遣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諭臣卿輔政公直清謹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

臣豈比他員今國家多事當以分猷化理何得

捨朕徑去朕有何負於卿乃迫切若此卿宜當

遵朕屢旨慰留豈可輕率蹤意况朕壽節届邇

百官鱗集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速出表率

入閣視事以慰朕懷其推補閣臣章疏目前朕自檢發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恭聽至朕何負于卿一語臣惶愧欲死驚怖欲死以
皇上之寵臣信臣隆臣以殊典之恩雪臣于積毀之日天地父母不足喻其生成臣雖有胸無心豈敢謂
皇上之負臣哉徒以臣奉職無狀固
天無能即如補閣臣一事言之五載而尚未蒙
允發是臣之負
皇上多矣

皇上不負臣而臣負

皇上此臣之所以愈當去也

皇上又責臣以捨

皇上而去夫犬馬戀主臣何忍捨

皇上哉惟是閣臣不補諸事不行則臣不得不去

是非臣之捨

皇上乃

皇上之捨臣也臣昨疏中引張延登所云

皇上四十一年間閣臣二十一人無一人得全其

終始其言可謂至切夫以三十二人而無一

人以功名終如臣不肯更復何望
皇上試思及此獨不爲臣一動心乎臣一日之間
兩蒙
溫諭中使鴻臣相繼傳宣此亦人臣至難得之遭
也臣反己自慚措躬無地負天負地負國負
君千負萬負總在臣身當於來世圖贖此愆所有
苦情已具前奏中伏望
皇上赦臣之罪留神省覽即
賜施行如情詞至此再不爲臣推補則是
皇上視臣之痛苦號呼漠不相關即臣不敢怨尤

而天下萬世且有以議

皇上矣

聖諭之所謂即日儉發月前儉發者盡虛辭耶抑

且前有

詔旨誰其信之而何以詠臣之負

皇上也臣不勝昌死激切哀鳴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初十日

聖節條陳要務疏

奏為

聖節值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仰祈

聖斷事臣自受事七年六逢

聖節與薄海臣工呼嵩祝

壽慶萬年有道之長甚奇遇也頃雖屢陳謝事之

情豈能遽忘愛

君之念犬馬私衷誠願

聖政日新

萬幾無壅上以格

皇天中以覃
國祚而下以慰億兆蒼生愛戴之心臣維庸愚
倍增欣慶除推補閣臣已屢疏專請外目前
尚有緊要事務欲各具一疏恐瀆
聖聰今謹開列數欵恭請
聖裁以盡臣區區效忠之一念伏望
聖慈俯鑒下悃慨賜施行天下幸甚
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官皆久缺
乏至有全署皆空者而且去者去告者告
觸目蕭條不成景象若再不補用臣恐其

勢且至于盡而何以為

朝廷也吏部會推各本乞即

儉發

一藩方重任惟在巡撫至于河南湖廣山東山西陝西皆邊腹重地安危所關即臣福建雖僻在遐方然倭奴窺伺姦民興販大可隱憂頼撫臣丁繼嗣與按臣陸夢祖極力禁戢弭姦銷萌臣鄉士民莫不頌言其功今按臣已去代者未至撫臣又移鎮候代境上相去遼遠彈壓不便其與各省撫

臣皆亟當點用者也若河道爲南北咽喉

漕運命脉河臣劉士忠既已予歸又復患

病一切河務無人料理更爲可慮併望

檢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甚多如呂坤鄒元標趙南

星等二十人尤其表表屢經吏部推用

臣亦屢爲之請未蒙

允發今

聖壽日增而諸臣之齒亦漸老矣過此不用終無

用時臣竊見

皇上年來之寬恩真無不普於諸臣可知也何不
乘時擢用使高者受股肱心膂之司而次
者任中外勵勳之任以明
聖世之無棄人而益昭
聖度之如天乎此亦古今第一盛事也
皇上豈有靳焉
一候補諸臣如科臣劉文炳等臺臣唐世濟
等皆守候日久同貧同館之人皆已向用
而獨此四五臣者旅食長安茫無職事日
復一日將何底止宜卽

允補用以廣忠藎者也

一逮繫三臣如滿朝薦等

皇上舊歲

聖節之期已有釋放之意而竟復寢閣及今又一

年矣無事安樂之人光陰易度而三臣在

縲絏中老親在堂天日莫覩其視一日常

如一歲歲復一歲情景何如

皇上大聖至仁豈不動念伏乞即行釋放以昭

曠蕩之恩將普天之下莫不頌戴豈獨三臣啣結

于世世哉否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為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允卿奏若吏部會推堪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著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在邇卿為輔弼重臣豈得不列鵷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何君臣禮體著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催發條陳各事摺

該臣苦請推補閣臣又以
聖節屆期條陳數款仰裨
聖政日夜懸望時刻不安即滿朝臣工與四方入
賀之人無不延頸企足以觀
聖明之舉動今去
聖節只一日矣尚杳然不報臣徬徨恐懼計無所
出豈
皇上厭臣之煩瀆乎此皆國家公事
皇上已事臣忝居輔弼不得不言非臣自為其私

乞恩干澤不當言而言也又皆積年累歲理窮勢極不得不行之事非尚可少緩須臾而強

皇上以必行也合天下人共來罪臣臣舍

皇上何處祈求何處控訴萬不得已又進一言臣之情愈苦矣伏望

聖慈明賜裁示使臣得自爲計臣不勝悚息急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謝

宣諭疏附補閣臣諸事

奏爲恭謝

聖諭事該臣以閣臣乏人懇請推補及條陳日前

切要諸事伏蒙

聖恩允令吏部推補閣臣其大僚起廢候補諸事

俱已知道而又特

允滿朝薦等之釋放且遣鴻臚寺官諭臣出負

聖節入閣供事臣伏聽

温綸感恩無地累年瀝血之哀祈至此始動

天聽臣之腸雖已斷而臣之眉亦稍舒矣旦日當
赧顏匍匐隨班入
賀以盡臣子之義惟是臣困苦日久爇火上蒸每
一念及將事胸中輒如焦如焚頃刻難過度
必不能久延餘生以事
皇上而年來人情絲紛鼎沸亦終非臣所能調齊
臣雖暫時勉出竟當乞恩于
皇上而已推補閣臣既奉
俞旨尚書臣趙煥必當即出秉公推舉臣願廷臣
盡破藩籬務求賢俊勿以意見同異致生事

蠲面

皇上又蒙賜角房多璽數員使累年贖典舉自一

執眞

宗社之大幸也滿朝薦等幽繫日久該衙門必即

日開寫上聞更望

皇上即與釋放蚤一刻亦沾一刻之

天恩臣之感戴與朝薦等同夫寧獨臣即舉朝臣

工皆感戴矣

皇上此事眞同堯舜書之史冊萬世生光至于大

僚起廢候補諸事亦皆切要更望

皇上點用檢發勿復遲延使
盛德播于寰區
鴻名流于天壤臣　知燭火亦分
日月之末光耳其何能有所補助于萬一哉謹因
陳謝附奏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知卿賀壽入閣具見忠
誠朕心慰悅且近來國事頗當正欲倚卿主持
鎮靜所請諸事朕悉發行卿不必疑慮安心贊
治彌成化理不必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請允孫都御史乞歸揭

自掌都察院孫瑋推誠 臣 當所揭爲請未蒙

允發今瑋又有疏矣 臣 惟瑋雖出城然猶不忍遽

去恭候

聖節之期在蕭寺中扶掖叩頭望

闕遥祝其一念忠敬之心有可見者疏請已屢

若久不

裁答勢須徑行 臣 實爲國體惜之伏望

皇上鑒其悃誠

俯賜俞允如以老成難得尚欲強留亦當量予一

假俾其暫歸勅令再來庶瑋之進退有據而

于

國家用人之道亦不失矣臣 敢再陳其愚以備

裁擇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謝放滿朝薦等摺

奏為繫臣被釋中外騰歡敬謝

聖恩仰祈

聖鑒事今日蒙

皇上發下錦衣衛本將滿朝薦等三人併行釋放

而且謂因臣之懇請臣不勝感佩不勝悚惶

不勝慶幸夫以三臣之久繫一旦豁然得覩

天日臣雖困苦無聊一奉此

旨腸胃清涼手足鼓舞不啻脫自己之桎梏此臣

之所為感佩也以

皇上之大聖至仁凡以前逮繫諸臣率從
寬宥朝薦等之得釋實出自
聖意沛為
聖恩臣豈有分毫之力額
聖不自聖以懇請歸臣何物豎儒敢冒
天功此臣之所為悚惶也臣連日見長安市上鬨
朝薦等且放無不稱
皇上之德與如天好生同推是心也唐虞三代之
治當在指日此臣之所為慶幸也頃臣奉
宣諭具疏回奏又蒙

皇上批答謂所請諸事當悉歷行令臣不必疑慮
臣捧誦再三愈增感激何功何能而仰勤
聖心體悉至此臣之所請大僚巡撫與候補數臣
必在旦夕
檢發惟是廢棄諸臣將二百人凋零已多實爲可
惜臣未敢一時望其盡起但將吏部近日所
屢催者一二十人漸次
點用以慰天下人仰望之心此是
聖明第一美政臣與銓臣共引領以俟者也其閣
臣推上更望

皇上即賜簡用使政本重地不至寥落摧殘如日
前景象即國事煩囂自可鎮靜而臣亦庶幾
藉手以報
皇上矣臣不勝歡欣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催發庶吉士卷揭

該臣會同吏禮二部考選庶吉士卷已擬上

未蒙

允發今日吏部來言大選改于三十日期已迫明日便須定缺進春坊揭帖其考選進士應選者多恐遲又未免妨誤托臣催請伏望

聖明俯

賜裁定檢發以便大選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擬都察院署印官併放孫都御史揭

發都察院經歷官請該院署印本臣謹擬尚書王
象乾署掌但都御史孫瑋未蒙
處分事體不便瑋之出城雖非法紀但被攻已極
人皆言其當去如其不去則
朝端又不知作何宣鬧瑋之去殆萬不得已而
其情甚可原也
皇上若不明允其去彼亦必行而
國家之紀綱

皇上之威福大臣之體面胥失之矣不如
准其回籍使其奉
旨而歸其于上下之際猶未大傷也此事甚有關
係故臣敢僭擬上而附陳其愚伏候
聖裁臣不勝冐昧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請改審錄日期摺

前事

公刑部審錄本臣念署中侍郎魏養蒙方有武舉之役故擬於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今養蒙以兼攝不便且蔗辭印臣惟九列乏人可無他委故擬令養蒙照舊署掌但審錄日期須改于十月初旬且十月之朔有事于

太廟其于覆奏行刑亦相妨礙茲謹改擬一票上

請

聖裁伏望檢查前本

欽定批發以便供事謹

題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催點閣臣第七十六揭

聖恩令吏部會推閣臣業於二十二日推上中外

俟業

人情翹首以待

點用而臣之焦思仰望又不待言今既七八月矣

尚未蒙

允發人又不勝猜疑煩言將起臣甚憂之竊惟此

事臣請之五年勝斷舌乾

聖慈知臣苦情方允推補若使推而不用與不推

同而臣又無所逃罪矣憶臣蒙

恩點用時吏部推上只一二日即發以
皇上當時决斷如彼而今日遲疑若此臣將何辭以謝天下哉伏望
聖慈即行簡用其吏部所請特召原任大學士沈鯉併望亟賜召用以章
皇上眷念舊臣之德意即四海九州孰不頌服微獨愚臣之私感已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一終